【菩提道上】 釋見渠

念珠

透過念珠的施與受，串起人與人之間難以言說、也不必言說的心意，念珠、念珠，以念為珠，珍貴的是人們珠圓玉潤的純潔心珠。我也要一條菩提念珠，伴著聲聲佛號，加注為眾生祈福的心願……

1

一直想要一條念珠。

曾經到攤子或賣佛教文物的地方逛了幾回，總買不下手，不是捨不得錢，大概是覺得念珠應該有某些意義，是不能以金錢論斷買賣的。

大學畢業前夕，想到同學要各分西東，於是幾個死黨相約到同學老家附近，循在地人才知曉的步道一探山的幽深，讓山中的遺世獨立，襯托出我們友情的濃厚。同學是登山老手，又對環境熟悉，一會兒領先，一會兒趕後，半催促、半鼓勵我們這些都市飼料雞：「加油！前面的佛寺就快到了，我們可以洗把臉，休息一下！」果然，走出茂林修竹的幽徑，就覺得眼前一亮，寬闊的廟庭，幾棟綠色琉璃瓦的建築出現了。同學帶我們到大殿禮佛，我們這些不懂規矩的，嘰嘰喳喳地問她要怎麼辦，攪動寺院原本寧靜的氣氛。馬上就有一位出家人笑著迎出來：「阿彌陀佛！來拜佛啊！從那兒來的？」

這位老師父領著我們到客廳去喝茶、聊天。臨走前，老師父還特地到裡面拿出好幾串念珠送給我們，每個人都不同，她笑著說：「大學畢業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件事，沒什麼好給你們的，就幾條念珠當祝福吧！」

就這樣，我擁有了一條念珠。心裡很高興，老師父並沒有要求我們要念佛、做功課，事實上，我當時還未學佛，也不知要念佛做功課。不過，每當看到那條念珠，就會浮現老師父慈藹的笑臉和熱誠的招呼，心裡就充滿了溫暖的感覺。

2

畢業後，到醫院服務，在復健科，從他自己走得進來的筋骨酸痛患者，到躺在病床上重大傷殘者，我們都照顧。一日前往探視病房照會的新病人，光看病歷就夠讓人難過了：二十八歲年輕女性，頸部脊髓損傷，四肢癱瘓……。

一進病房，三個孩子圍繞在病床邊，大的嘴裡叫著：「媽媽，醫生來了！」兩個小的瞪著大眼睛看我。病床上，一張清秀白晰的臉龐，奮力地扯出微笑來迎接我，眼睛和她的孩子一樣清亮。我做了一些檢查，她的情況很不好，光是要能夠自己呼吸，就需要一段相當辛苦的訓練。做好記錄，我告訴她，明天我會再來。才別過臉，剛才強自鎮定下來的心情都竄了出來，一不留神，差點撞上剛從外面進來的一位老婦人。

走在廊上，邊整理自己心情，邊想著怎麼為她定復健計劃。忽然聽到有人追上來：「醫生，稍等一下咧！」原來是剛才那位老婦人，她快步趕上，拉起我的手說：「拜託！拜託你！你愛跟阮多照顧啊！」我還來不及反應，突然覺得手腕被套上什麼東西，嚇了一跳，反射性提起手來。老婦人說：「這是瑪瑙做的佛珠，送給你啊，菩薩你就慈悲喲！救救阮女兒……」我慌了，急急忙忙要把它褪下來，連連說著：「不行，不行，你不要這樣！」愈要抽手，她反而把我的手扣得更緊，「拜託啦！拜託啦！」音調都哽咽沙啞了。拉拉扯扯的聲音，引出一些人來探看，我想事情扯不清，只好無奈地讓她把那串佛珠套在我手上，安慰她說：「我明天會再來看伊，你放心。」

我涉世未深，實在是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樣的事。一來，拿了她的念珠，不等於是接受病患的紅包嗎？而這又是自己一向不恥的行為。二來，這串瑪瑙念珠應該是很貴重的吧！而那老婦人又不是大富人家，往後還得付出龐大的醫療費用，我怎麼還拿她的東西呢？愈想就愈覺得懊悔。

高我幾屆的學長看我失魂落魄的模樣，問我怎麼了？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他，他卻哈哈大笑：「就為了一條念珠！」學長看我把臉拉下來，趕緊收回嘻皮笑臉。被老婦人套上念珠，讓我進退兩難。不用給念珠，我也會盡我所能地好好照顧她女兒，因為照顧病患本來就是我職業上的責任與使命，不必任何金錢財物來收

買、驅使。再說，就算拿了她的念珠，我真的更費心照顧，也挽不回她女兒受傷前的樣子啊！「你拿著吧！可能她現在正為自己能對女兒的病情使點力而高興呢！」學長這麼說。唉！人情真是複雜，還得翻了好幾層看待。

晚上回到宿舍，在檯燈下，仔細地把玩那串瑪瑙念珠，粉紅溫潤，光滑剔透煞是可愛。老師父送我的菩提子念珠在它旁邊，光彩立刻被掩蓋過去。可是，真要把瑪瑙念珠收下嗎？我有一條菩提子念珠，已經夠了。而且一拿這條瑪瑙念珠就覺得很沈重，還不如菩提子念珠，拿在手上、掛在腕上，都不覺得負擔。

隔天一大早，我特別早起，直衝到藥劑部把瑪瑙念珠送給一個學佛的學妹。我說：「在路邊攤看到的，覺得很好看，想到你學佛，就買下來送你了。」學妹有點受寵若驚，連連跟我道謝。其實，真正要道謝的人是我，她幫我解決了難題，放下我心中的大石頭。只是，我怎麼能說，我是為了自我救贖，才給她念珠呢？自己其實是個不光明磊落的偽君子。

3

在醫院幾年，看盡了人生的老病死，看多了人情的爾虞我詐，不由得常嘆「不如歸去」。去那兒呢？看到老師父的菩提子念珠，就想起佛門的清淨與自在。我開始學佛，並且不久後決定出家。整理好上山的行李，其餘還有用的，就分送給朋友。

我把菩提子念珠送給最要好的朋友，希望她看到念珠，能想起自己在佛門裡還有一位朋友。

剃度時，師父問我做什麼功課，我說：「就散著念念佛，有時念著、念著心就跑掉了，所以覺得沒什麼意思。」於是她拿出一串黑得發亮的檀木念珠給我，囑咐我好好用功。問師父念珠怎麼會那麼光滑勻亮？她說：「我用它做了十幾年的功課了。」我心中一凜，這怎麼好拿呢？要退還給師父，她卻搖搖手說：「剛出家要好好用功，你正需要它。」拿著它，自然就會生起非常敬慎的心情，不敢忘記師父的交代，每天必定用它念幾圈佛號，持幾遍咒，唯恐那黑檀念珠的光彩一到我手中就變黯淡了。就這樣，我又擁有了一條新的念珠，也養成了念佛持咒的定課習慣。

（繪圖：陸承宗）

一日，當我習慣地要拿黑檀念珠做功課時，赫然發現它不見了！翻遍了抽屜、書架、衣櫃，找過所有曾經走過的地方，

都不見它的蹤影。我的心，整個都空掉了，同時也被那不知身在何處的檀木念珠完全盤據住了。那是師父要我好好用功的囑咐，那是我出家的紀念，那是我做功課的法器，那是我唯一的、也是最喜歡的一條念珠……。我真是粗心大意，到底把它丟到那兒去了？怎麼對得起師父呢？沒有它怎麼用功呢？種種懊悔、不捨的念頭在心中翻滾……。一整天，我就失魂落魄地東翻西找，偶爾呆坐著追憶那念珠對我的所有意義。

突然靈光一閃，我想起一個故事：有位老禪師修為非常好，他的禪定功夫已經到達如如不動的境界。他有一個非常心愛的缽，每日都要仔細地擦拭把玩它。一日，魔王命魔孫去把他心愛的缽打破。「匡啷」一聲，老禪師的禪定跟著他心愛的缽被打破了，他心中一緊，剎那間承受不住這樣的打擊，竟墮到惡道去了。

老禪師的缽，我的念珠，他的心碎，我的失落，都是愛染貪著。一有愛染貪著，連老禪師那樣的修為，也逃離不了輪迴，何況是我呢？原本是要助我用功、解脫生死的念珠，不料自己無明，竟對它吐愛絲，逐漸作繭自縛而不自知。我一直問自己：「用功是要增加貪愛執著，還是要從貪愛執著中解脫呢？」終於慢慢回神過來，接受念珠遺失的事實。

隔天，竟然看到黑檀念珠好端端地擺在書桌上，我也搞不清楚為什麼，也不想再追問；回來也很好，我還是將它收好，只是沒有因失落的大悲引出復得的大喜。

4

過沒幾天，突然接獲大學死黨的訊息。她剛從美國回台灣，聽說我出家了，便立刻來找我。她這十年在美國取得了博士學位，嫁給了一位美籍華裔的博士，人生正風光得意時，突然檢查出患了乳癌，她一心想回台灣，不料先生因就業機會的需要執意不肯，兩人大吵幾次後離婚了。聽她娓娓地述說她的故事，無怪乎一見她，就感到一股秋天的蕭颯寒氣。

「真沒想到你會出家呢！」她輕輕把話題轉開。「一切都是有因有緣的。」我開玩笑地說：「誰叫我拿了老師父的念珠呢？就這麼結下不解之緣囉！」「胡扯！我也拿了，為什麼我就沒出家？」我的話點醒了她的記憶，跨越了十年的距離，接上過去共同的經驗。她遙望著遠方，繼續回憶：「那時候，你拿著念珠高興得不得了，立刻就戴在手上，老師父還誇你有善根呢！倒是我，沒什麼感覺，回家隨手一放，就不知道丟到那兒去了？」她嘆口氣繼續說：「因為不懂得珍惜，所以我是個沒福氣的人，也算有因有緣吧？」我不知怎麼回答她，就讓晚風吹過，讓暮色伴著兩人沈思。

掛單一晚，清晨早齋後，她還是要回到屬於她的紅塵。我拿起她的手，把前不久才讓我魂縈夢牽的黑檀念珠掛在她手上，「從現在開始珍惜還不遲。」我說。她笑著點點頭，又看看天空說：「太陽已

經出來，我可以走了！」

清晨的涼風拂過，我覺得身心有種難得的輕鬆自在，不由得吟唱起：「所謂布施者，必獲其利益；若爲樂故施，後必得安樂」，這是每天早晚過堂用齋要唱誦的偈子。我覺得我懂了，我了解布施得安樂的道理了。

以前我認為如果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安樂而布施，布施不也是一種交易買賣的行為嗎？如今，我才知道，「若為樂故施」是以對方的安樂為考量，而之所以「後必得安樂」，是因為在布施的過程中，放捨了對自己所擁有的財物、色身，乃至精神的貪著。就像負重行遠的人，終於把肩上的重擔放下，身心自然感到輕鬆喜樂一樣。

我告訴師父，我將她給我的念珠送給別人了。師父點點頭說：「這是你可以處理的。」她問我還需要念珠嗎？我還要念珠嗎？

5

透過念珠的施與受，串起人與人之間難以言說、也不必言說的心意。山中老師父的念珠，給了我山林的自然與佛法的清淨無為；醫院老婦人的念珠，告訴我世間的苦迫與沈重的負擔；師父的念珠，傳遞我修行的恆持與篤實。我也要一條菩提念珠，伴著聲聲佛號，加注為眾生祈福的心願。念珠、念珠，以念為珠，珍貴的是人們珠圓玉潤的純潔心珠。

所以，我們一直有一條念珠。